

## 第一章 名學與哲學

從名學史上看來，與名學關係最密切最久遠的學問就是哲學。

名學是一種甚麼學問？歷來講名學的人很多，所下的定義亦不一；我以為名學就是論思想方法的學問，所以無論那一家的名學，其內容所講，都是些歸納演繹等方法。耶方斯 (Jevons) 說：「要而言之，名學即推理的科學。然名學家普通說這種學問是論思想的法則的學問，又有些名學家想望他的定義更完密些說：名學是論思想形式上的法則或必要的法則的學問。」(Elements of Logic p. 1) 杜威在中國講試驗論理學時說：「論理學要研究思想的好醜，不但要研究思想的好醜，並且要研究方法的好醜，亦不但是要研究思想，還要能操縱思想，使他一定要不至於謬誤，所以講到思想良好，不是道德的良好，

是「真確不荒謬的良好。」我們由這兩個人對於名學所下的定義看來，可以知道名學是一種甚麼學問了。

甚麼是哲學呢？哲學的定義，各家所說不同；但是我們把各派哲學分析開，可得兩種原素爲各家哲學所同有：（一）問題，（二）方法。有問題然後可以發生哲學思想，憑方法去解決問題，然後可以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」。有生老病死問題，然後有釋迦牟尼的哲學；有認識論上的問題，然後有康德休謨的哲學；有春秋時代的政治黑暗，社會紛亂，貧富不均，民不聊生的問題，然後有老子孔子的哲學思想。但是爲甚麼別人感動了生老病死的問題發明醫藥，而釋迦牟尼則造成一種出世哲學？爲甚麼康德休謨同感動認識論上的問題，而他們的解答亦各不相同呢？這就是因爲他們的方法不同。譬如老子與孔子雖然同感動春秋時代那種黑暗環境；但是老子要無名，孔子要正名，方法不同，於是他們的哲學也就不同了。故我們以爲無論東方哲學，西方哲學，古代哲學，近代哲學，唯心派，唯物派，就他們所成的結果而言自然，是千差萬別，而此千差萬別之中，卻有一個同點，就是各有

問題，各有方法。用自己的方法解決自己的問題，於是就成爲自己的哲學了。問題不同，所得的結果固不能同；就是問題同而方法不同，所得的結果也不能同。在他人看來，也許把哲學看爲一些精緻的玩藝兒，也許看成是經天緯地不可思議的怪物；但是在我看來，則以爲一部哲學史不過是幾堆問題，幾個方法罷了。

從此我們可以決定名學與哲學的關係了，因爲我們既知名學是研究思想方法之學，又知哲學的內容僅爲問題與方法，那末名學不就是哲學的方法嗎？名學與哲學不是很有關係嗎？雖然，這還是我們憑空的推論，以下更拿事實來證明。

## 一

名學方法的演進就是哲學的演進：欲證明這個道理可先以古代哲學爲例，西洋名學始祖當推蘇格拉底，自從蘇格拉底發明了「概念說」經過柏拉圖到了亞里斯多德手裏，名學算是大成了；而哲學亦就自亞里斯多德講得有條理有系統了。不獨西洋古代哲

學史上是這樣，我們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例子，亦是這樣：

中國古代哲學家講名學的人當推孔子論語子路篇說：

「子路曰：『衛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？』子曰：『必也正名乎！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；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。』」

又先進篇說：

「齊景公問政於孔子，孔子對曰：『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』公曰：『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；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』」

祇就這兩段記載，我們可以看出孔子對於名學是如何注重，亦可以看出孔子的名學是注重那一方面。所以一部春秋經，孔子筆削過一次，莊子則說：『春秋以道名分。』孟子則說：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』董仲舒則說：『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，名物各如其真，不失秋毫之末。』又說：『春秋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』

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王道之大者也。」（史記太史公自敘）惟因孔子所說的名，是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」的名，所以他的哲學之成就，大部分在人生倫理一方面。

與孔子同時的大哲學家當推墨子，韓非說：「儒墨顯學也。」又說：「夫是墨子之儉，將非孔子之侈也；是孔子之孝，將非墨子之戾也。」這樣分別儒墨固然粗淺；但儒墨之不同亦是實在的事情。孔子有時言命，墨子則絕對非命。孔子好樂甚至三月不知肉味，墨子則竭力非樂。兩家哲學爲甚麼這樣不同呢？說到他們思想不同的原因，固有多種；但說到他們所以組織成這種不同的學說則不得不歸之名學。孔子的名學已如上述，如今且說墨子的名學：

墨子名學的重要者，就是所謂「三表法」。何謂三表法？看他說：

「言必立儀，言而毋儀，譬猶運鈞之上而言朝夕者也，是非利害不可得而明知也。故言必有三表。何謂三表？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於何本之？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；